

深圳的發展，與香港休戚與共，兩座城市的交往誕生了無數跨境姻緣。40年間，兩地經濟社會的變遷也映射在了跨境婚戀關係的微妙變化上。20多年前，劉金在羅湖口岸附近創辦金鳳凰婚戀中心，當時香港來的會員猶如「香餠餠」，內地女郎競相爭作「過埠新娘」，而「老夫少妻」的搭配屢見不鮮。時移世易，深圳發展逐漸追上香港，跨境婚戀關係漸趨平等，劉金的兩地會員，匹配起來更講究門當戶對，「性情相投，才能成就一段好姻緣。至於安家，大灣區內哪裏方便就在哪裏。」

大公報記者 李望賢

上世紀90年代，香港的影片歌曲在內地家喻戶曉，來自廣東陽江的陳雲（化名）聽着港台綿綿情歌，對香港有着無限嚮往。10多年前來到深圳，在羅湖口岸附近一家餐廳工作的她，遇到不少香港客，其中一位對她頗有好感。「有時會額外給點港幣作小費，或者隨手帶件護膚品或者小藥品。」這些帶着繁體字的小物品，彷彿拉近了她和香江的距離，讓她欣喜不已。

過埠新娘 人人羨慕

樣貌清秀的陳雲，彼時也有條件不錯的內地追求者，不過帶着對香港的憧憬，她毅然選擇大她10多歲的香港男士，很快組建了家庭。像陳雲這樣「老夫少妻」的組合是當時跨境家庭的主流。

婚後，陳雲並未如願在香港定居。丈夫是香港一個普通建築地盤工，為了節省生活成本，決定在深圳安家，很快兩個孩子誕生。「剛開始港幣比人民幣值錢，一個月一萬港幣的家用，刨去房租，仍綽綽有餘。」陳雲安心作全職媽媽照顧孩子，生活比身邊的朋友還稍顯闊綽。雖然樣貌學歷不太匹配，陳雲的選擇還引起了一眾姐妹的羨慕。

受金融危機衝擊，丈夫工作時斷時續，加上港幣貶值，家庭收入大大縮水。兩人因文化差異日常摩擦不斷，加上經濟壓力，8年前陳雲選擇離婚。陳雲的經歷是那一代跨境家庭的典型例子。

香港女孩 赴深覓偶

在劉金看來，當年不少這樣南嫁的內地女性因文化差異、找工作難、子女學習跟不上等生活壓力，遭遇婚姻危機。她近年來成立的金鳳凰婚戀中心服務中心，就接到不少案例。

她回憶，2008年金融危機是跨境家庭結構變化的一個分水嶺。香港經濟陷入低迷，而內地飛速發展，深圳經濟社會各方面逐漸齊齊香港，加上人民幣加速升值，深圳人身份反而亮眼，甚至吸引了一些香港女孩赴內地覓偶。有數據顯示，港女北嫁數量增長顯著，30年間

增長了11倍。

在外資企業任經理的阿芳，是劉金接觸的早期赴深的優秀港女。通曉多門語言，學歷收入皆高，樣貌身材不差，10來年前，這樣條件的港女願意北嫁的還極為少見。劉金為她分別介紹了香港、海外以及內地的男士，結果內地李先生和她有着更多共同話題。

阿芳坦言，以前回內地只是與朋友休閒遊玩，談到在內地拍拖，不免自降身價。但接觸久了，就覺得對方熱情真誠，也有自己的事業，兩人相談甚歡，最終結成伴侶。她指：「文化差異雖然存在，例如我喜歡着休閒衫波鞋，他希望我穿中式服裝，但是大家可以溝通。他跟我到香港會跟我一樣穿上波鞋，我有時跟他去聚會也會選就他的選擇穿旗袍。」她笑說，普通家庭也會有小摩擦，這些插曲有時反而成為生活中的調劑品。

深港夫妻愛在雙城

家庭

► 隨着內地的發展，跨境婚姻逐漸從「老夫少妻」轉向互相平等的自由戀愛
網絡圖片



◀ 5月18日，羅湖婚姻登記處一對結婚的新人資料圖片

兩地婚姻 與時俱變



20世紀末期
港男喜愛赴深娶妻，多為「老夫少妻」



2000年前後
跨境婚姻持續上升



2010年前後
港女北嫁數量明顯增加，連續創歷史新高

至今
港男港女北上數量差距縮小，跨境家庭日趨平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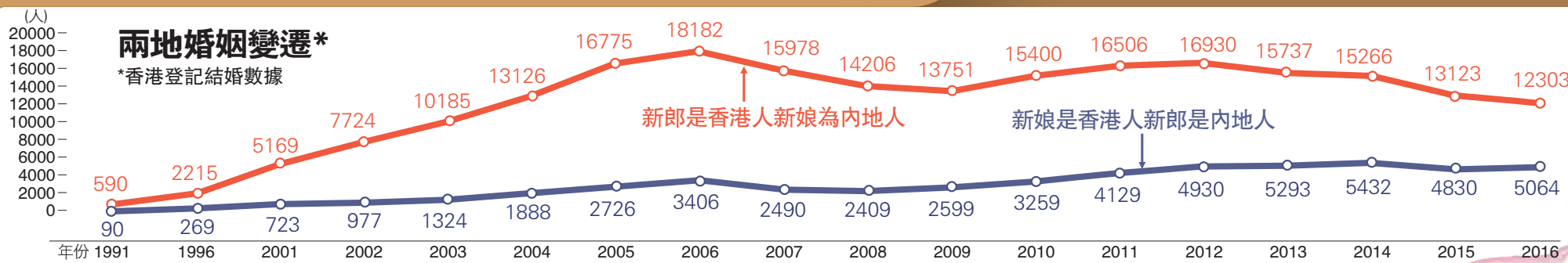
▲ 過往不少跨境家庭傾向將孩子送往香港接受教育。2013年數據顯示，超過七成受訪的家長安排子女在港就學，令不少現居內地的孩子成為跨境學童。

跨境婚姻 從邊緣到主流

【記者手記】特區40年高速發展，深圳早已從貧窮的鄉下漁村華麗轉身為現代化大都市，深港關係日趨平等。跨境家庭從「老夫少妻」的模式轉為平等互重的婚戀，隨着兩地交流日益緊密，跨境家庭也從邊緣走向主流，不再特殊。

猶記得十多年前採訪跨境家庭，往往不太容易，需摸到特別的門道，或通過婚戀機構、社工機構推薦，或在口岸周邊的社區尋找。彼時香港的光環逐漸褪去，奔着「香港身份」而去的女郎們不再年輕，雖然嫁作港人婦多年，但對香港的了解似仍是而非，「老夫少妻」的婚姻關係成了尷尬話題。這個群體徘徊在兩地的邊緣，對未來的生活也有些迷茫，她們往往「自成一圈」，心事不足為外人道也。

如今，跨境家庭早已去掉了特別的標籤，廣泛存在。朋友聚會，一桌人中往往就有一個是跨境家庭，大家談起都是平常心。這個群體也不再有什麼固定的模式，錢琴和蘇先生的例子是最典型的寫照，他們不以關口為界限，也不以戶籍為牽絆，而是從一個家庭最直接的需求出發決策。對他們來說，深港跨境難以一言概之成員的生活軌跡，索性叫自己「灣區家庭」。



港媽深置業 兒內地求學

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，深港之間人員流動也越來越多，跨境家庭日益常見，他們不再以香港為最終依歸，子女求學也不一定選擇香港，有的會在深圳或者周邊城市求學，希望子女多了解內地發展，結交內地朋友。

從事金融工作的港女錢琴，機緣之下結識在深圳工作的蘇先生，數年前兩人「拉埋天窗」，考慮到自己在中環上班，先生在深圳福田上班，經過協商兩人決定在元朗置業。「取中間點，我們各自上班都大約一個小時，如果不是這場疫情，我們都覺得雖然大家跟一個城市一樣。」

香港第三波疫情仍十分嚴峻，錢琴無奈地說，「兒子自春節滯留在廣州已經半年多，希望盡早控制疫情，恢復通關，家人能夠團聚。」錢琴表示，經過這次疫情，自己和先生就兒

子將來的發展又進行了討論，計劃疫情過後在深圳置業讓兒子到深圳求學，她說，「深圳現在的發展前景很好，希望兒子多了解內地的發展，加上香港修例風波仍在持續，不想兒子將來捲入政治紛爭。」

執行力超強的錢琴，已經對深圳的各大知名學校和相應學位房做了詳細了解，有朋友笑她儼然已是深圳通。



▲ 越來越多港生家長趨向於為子女選擇深圳學校就讀。圖為深圳教育展上人頭湧湧 網絡圖片

跨境組家庭 逐漸多元化

伴隨着深圳特區的發展，以及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推進，跨境家庭的組成和生活模式也有了很大的不同。如今的跨境家庭選擇更加多元化，收入水平、職業構成、成長背景更加豐富，有優質港男港女北上創業打拚，締結家庭，定居深圳，也有內地精英人士，隨香港伴侶南下香江居住，每天跨境回深圳工作。更有港

人看中深圳發展前景，讓子女也在內地求學成長。

劉金的會員張小姐，是在深圳工作的白領一族，數年前經歷一段短暫的婚姻。劉金為她介紹一位香港男士，是經濟條件不錯的牙醫。張小姐曾遭遇婚姻挫折，重新開始本就心生猶豫，還要過港組建第二次家庭，更加躊躇不決。但經過多次來往，感覺對方做事踏實可靠，也懂得細心照顧女士，在劉金和朋友的鼓勵下，張小姐終於下定決心成為跨境家庭一族。

回想起來，張小姐笑說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。婚後先生不僅會在各種節日送上禮物，更承包大部分家務。令她感動的是，家中有什麼需要添置的大件物品，先生一定會拉上自己同去，讓自己很有歸屬感，「他通常已經有了決定，我覺得無需去，但他認為我是家中的一員，應該一同參與。」